

松花江上
大型系列文学丛书

可可

朱珊珊 / 著

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可可

朱珊珊 / 著

(京)新登字 08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可可/朱珊珊著. —北京: 中国青年出版社, 2012.1

(松花江上大型系列文学丛书)

ISBN 978-7-5153-0439-7

I. ①可… II. ①朱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250860 号

责任编辑: 程薰眉

装帧设计: 瞿中华

出版发行: 中国青年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

邮 编: 100708

网 址: www.cyp.com.cn

编辑电话: 010-57350521

门市电话: 010-57350370

印 刷: 三河市君旺印装厂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00 × 1000 1/16

印 张: 9.75

插 页: 2

字 数: 139 千字

版 次: 2012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: 2012 年 1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20.00 元

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

联系电话: 010-57350337



松花江上大型系列文学丛书

组委会

名誉主任：盖如垠

主 任：朴 逸

顾 问：陈凤翬 王洪彬

副 主 任：张力斌 王亚平

委 员：李建华 杨成志 王阿成 唐 飏 高 弟

编委会

主 编：王亚平

执行主编：杨成志

副 主 编：陈 明

文字统筹：姜胜群 朱珊珊

艺术评审委员会

主 任：王阿成

副 主 任：杨成志

委 员：（以下按姓氏笔画为序）

马汉广	王亚平	王阿成	王洪彬	刘金祥	朱珊珊	张 一
李方元	李五泉	李汉平	陈凤翬	陈 明	何凯旋	尚 一
杨成志	杨治经	范震飏	赵旭忠	姜胜群	郭淑梅	郭崇林
高 弟	贾宏图	唐 飏	梁 帅	梁晓声	蒋 巍	喻权中
彭 放	潘红莉	戴洪龄				

可可从厨房进来，看见大志站在窗前那灵魂出窍的背影，迟疑了一下，便悄悄地走到他身后，从他的肩头也向窗外望去。

窗外，满园盛夏的浓绿，参天高耸的老杨树，茂密的叶子绿得发黑，像巨塔一样，阳光从它的枝叶缝隙中筛下来，而下面是已开过花的丁香丛，所以，窗玻璃被这满园的绿衬得像一泓幽幽的潭水，大志的脸投映其上，可可看见了他的眼神，飘忽得已经很远了。

一股醋意，便问：“看什么呢？她没来，很失望吧？”

大志从明艳的窗前转过身，脸一下子变成阴沉的黑铜色，他的眼里充满了敌意和厌恶，这种神情令可可立刻从腹底涌起委屈，愤怒的泪潮撞击着胸膛，直奔眼眶……

大志摔门而去。

“爸爸……”三岁的儿子从另一个房间跑出来，奔向门口，又回转头看向妈妈，声音毫无底气地弱了下去。

姥姥也从后面跟了出来，她看见女儿眼里的闪动。大颗的泪滴遇到了亲人们注视的目光，迅速地滑落，在可可背转身时，掉落在地，砸碎了，碎成一地的伤心……

可可走在街上，想恼人的心事。每次遇到这种不快都是这样。在家，怕妈妈看到会生气上火；在单位，这毕竟是隐私；在什么餐厅之类的地方，怕自己太专注的烦恼会引起周围人的注意，只好这样不停地走，走到僻静处再痛快地流把泪。

我该怎么办？真想逃脱啊！离婚，已经不知是第几次这样想了，总是吵到很绝情，然后不知怎样又好起来。但每次都是他想好，我马上就会很开心地好起来，真是给一点点阳光就灿烂。而只要他一不高兴，我就会这

么心寒。我的情感为什么总由他掌控？我到底是醋坛子还是太大度了呢？我为什么还给他作装饰啊？让他还有家，有儿子、有妻子……妻子，就是他的奴仆，帮带孩子的可靠奴仆！哼！如果我离婚，他在单位和朋友面前就不会那么好过！他再花心也与我无关！真的会与我无关吗？如果他与陆春结婚，我会不生气？我不真成了替他养孩子的奴仆吗……

我该怎么办？离婚，妈妈早就不同意，因为她不愿看到孩子没有爸爸。唉！我该怎么办呐……上帝如果保佑我，也赐给我一个婚外情吧，这样会心理平衡，也会狠狠地报复他！

（上）

陆春，一来到大志的单位就引起他的注意，不，是引起他们单位每个人的注意，调动了所有男人上班的热情，也引起所有女人的醋意，甚至男人们妻子的不安。

大志回到家，无法抑制地兴奋，脑子里全是陆春的形象，不由得想说出来。可与老婆谈论，还是觉得不妥，几乎就要喷涌的话潮几次被理智硬憋了回去。于是，大志眼含笑意地直围着可可转磨磨，手里也开始忙活着，打理做饭的前奏，见可可满意得幸福开始洋溢时，便聊了起来：“今天我一朋友来了，说让我帮他介绍个对象，正好陆春进来帮我打水，我一想，他说要找个最起码懂画的……”

可可一下子很有兴致。

“等陆春出去了，我就和他说了。”

“他同意了？”可可迫不及待地似问似肯定。

“你猜他说什么？”大志故意顿了一下，接下来就不怀好意地嬉笑着说：“他说她怎么老挡着半拉脸，是不是那一半脸大呀，操，我哪知道，我还想看看那边什么样呢！”接下来大志就忍俊不禁地笑起来。

可可看着他坏笑的样子，不由得也笑起来，说：“人家那么漂亮的姑娘，梳着那叫含羞式的发型，还来帮你打水，看你们想的，唉！这帮坏家伙！”

“哎，你说，她是不是那半边脸长得不对称，不然怎么总是挡着那边呢？等哪天我看看。”

“你真有病，别招人讨厌！”

老院长和女儿父女俩都很欣赏大志的才华，对大志的婚姻也很看好，决定他女儿的婚姻就效仿大志和可可，这一点老院长夫人也很认同。因此，他们一家不仅对大志很友好，对可可也很亲近。

老院长的女儿一有新消息就愿意告诉可可。

“我爸他们单位新来一个女的，可漂亮了，你见过吗？”

“听说了，但没见过，有那么漂亮吗？”

“嗯。不过我不喜欢，她太傲了。”

“傲？是吗？”可可开始警觉起来。

“她不知道我是谁，我们在楼梯上碰到的。她用那样的眼光看我，不给我让路，在前面走，还甩一下头发，她穿着浅米色西服套裙，白色衬衫，头发到腰那么长……”

她的话就像画笔一样，一句一句在可可的脑中勾勒着：大志单位那座古老的外国建筑，淡黄色的大理石楼梯与墙壁，那里有高高的长窗，光线从那儿灌注下来，连同一条条窗棂的投影。陆春穿着浅米色的西服套裙，在光束中，不是很清晰。她的背影更完整些，可可看到她的齐腰长发，白衬衫，还有她骄傲的眼神。还有，大志说的被头发挡着的半边脸……

“中午我和我爸去吃饭的时候，又看到她了，她一个人在那里吃，吃饭的姿势可优雅了，拿勺的手那么漂亮，头发还挡着半边脸，我和我爸还有排队的人都偷偷看她……”

可可内心的醋意伴着担心慢慢浓了起来。

“她很漂亮，给人印象很深，但我又总记不清她长的什么模样。”院长女儿还在喋喋不休。

可可决定去大志的单位，刻不容缓！

二

可可的脚步非常坚定地表达着内心的焦急，快速地接近了有大志的那个空间，但就在她站在走廊上已能看到那尽头半开的门时，心一下子突然地跳得厉害，是希望看见那个人在，还是不在呢？好像怎样都会令人失望。

可可心里很想退回去，身子却已经悄无声息像幽灵一样地侧身进入外间。这里像往常一样黑着灯，只有里间的窗子透进一束天光。可可颠起脚尖，像飘一样突然出现。

陆春果然在，正坐在房间最里边的沙发上，那么深入的地方！沙发上方，墙上悬挂着大志画的可可怀孕时的那幅巨大的画！

她很意外地望着可可，方才那放松的美态一下子换成很规矩的大家闺秀的范儿。她端坐在那儿，两手捧着一个茶杯，两条露在裙子外的小腿并拢着斜向一侧，她穿了一条灰色休闲式西服短裙，灰色丝袜，白色衬衫，衬衫的样式很古怪，西式的夸张尖领，领口下边却是中式的斜襟，颈上系一条坠着银饰的皮绳，一侧长发遮着半边脸颊，她很白，凡露出的肌肤都很白，很细腻……

“是可可吧，这么高！早在大志老师的画上认识了你，有了孩子身材还这么好，真的很漂亮。听大志老师说你们还有个儿子，特别可爱，我常说大志老师真幸福啊！可可你喝水吧？我屋里有开水，我去给你倒。”说着她已起身快要出门了。

可可由发现她时的愕然不知不觉地变得不好意思了，说：“我不渴，谢谢，不要麻烦了！”

“是呀，陆春你不要忙了！”大志也朝已奔出门外的陆春喊，然后又面带笑容地看着可可，说：“你怎么突然来了？一点儿声也没有，吓我一跳。”说着不好意思地用手下意识地抿着脑后微卷的头发，眼依旧看着可可。

“你们太专注了，所以没听见。”

“她老来，我也挺烦的，可又不好意思撵人家一个姑娘啊，她可爱给人倒水了。”大志用气噪悄声对可可说。

“还是你愿意！怎么就不能回绝，你只要给她个脸色。”

“你呀，哪儿都好，就是忒倔！就不会温柔点？”

“不会！”已经开始对比了，可可心想，很气愤地背向大志。

“你能给我倒水吗？”大志对着可可生气的后背说。

“哼，我怎么能和她一样！”

“唉，我还逢人就夸你如何温柔……”

可可听了更加气愤，心里不知是恨陆春还是恨大志。

“喝水吧，可可。我已把开水折凉了。”

她还真的倒水来了！她双手捧着一一次性纸杯，歪着头，躲闪着她的长发，显得格外的忙乱。

看见她这副样子，可可忙迎过去，双手将纸杯接了过来，忙不迭地说着：“谢谢，谢谢陆春。”并赔出了笑容。

“什么时候把宝宝带来玩吧！我可喜欢小孩了，小孩也喜欢我，我会哄小孩了，真的，我妈都说我怎么这么招小孩。”

“一看陆春就能和小孩处好，善良，家教好。不过我儿子可淘，我都整不了，那家累的……”大志说得得意，瞥了可可一眼，感觉到了可可的不快，就收住了话题。陆春觉察到气氛的尴尬，便找机会退了出去。

三

可可也开始关注起陆春来，那程度决不亚于大志。

因此，两人谈话的主题大部分内容就被陆春暗暗地占据着。陆春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夹在了夫妇俩人之间。

“陆春二十几了？哪所大学毕业的？”

“我听财务的人说她二十六，中央工艺美院毕业的。”

“这么厉害，还长得这么漂亮。”可可的内心一下就有被重创的感觉，本来很惊，却极力装出平静地说，以免惊动大志那颗蠢蠢欲动的心。

没想到大志也很不服地说：“不过我后来问我们院长，听说陆春是中央工艺的？我们院长说，什么中央工艺的，就咱们这儿轻工学院的，学工艺的，毕业后自费去中央工艺学习班……我就说嘛，真要是那样不委屈人

家了？在我们这儿不做专业创作人员，来打杂儿！会计跟我学，说她刚来那天说，‘我是中央工艺毕业的’，嘿嘿嘿……”大志掐着嗓子模仿陆春柔媚的样子，然后坏笑。

“她年龄也不小了，有朋友吗？”

“有，我装着要给她介绍对象时问过，听她说是蒙古人，还比她小一岁。”

“是吗？她这么个人怎么找个蒙古族对象？不过像她这样的人也就能找少数民族，还能保护她，你看你们这些人虎视眈眈的样儿。你可别去招惹她啊，省得挨揍！蒙古人可厉害！”可可很认真地看着大志，见他默不做声，又强调：“你听见了吗？！”

“哎呀，我又不是小孩子！已经都有你了，就够我受的，再说我还有咱们的宝贝儿子，她还羡慕我呢。”大志还真的思量了可可的话，对陆春有些不甘心地泄了气。

“嘁！”可可看着大志的样子，幸灾乐祸，不过很快又问：“她男朋友是干什么的？”

“搞装修的。”这话又引起大志的思索，说：“她说她男朋友想多挣点钱，可光挣钱也不和陆春联系。我看早晚得黄，看着吧。”

听了这话，可可心里默默地祈祷，希望陆春的男朋友快点出现，经常出现，早日与陆春结婚吧。

忽然想起已与妈妈商定好的事，于是试探性地问：“明天你看会儿孩子行吗？”

大志非常厌烦可可让他看孩子，每次都找理由理直气壮地向可可发火：“把孩子弄我这儿，我还怎么画画！”

可可观察着，准备着，却见大志这回很平静，用眼扫了一下可可，说：“去洗澡？去吧。”

可可感到很意外，觉得大志对陆春只是内心泛了一点小涟漪，还是依然爱自己的，便感觉很幸福。

晚上，大志领着儿子，二人满脸阳光、幸福地回来了。儿子手里抱个翠绿的黑色条纹的篮球，大志拎着一兜大大小小的球，像得了什么大便宜

似的，很是开心。

“这么多的球，谁买的？今天玩得挺开心呐！”可可看着儿子开心的样儿，正想表扬大志，大志却故作平静地说：“是陆春买的。没想到她可喜欢咱儿子了，我今天都没怎么管他，全是陆春照顾他，中午吃饭也是她喂的。”

可可的笑容渐渐僵住了，听着大志满意地叙述着陆春的所作所为，心里的怒气一下集聚起来。刚要发作，儿子将那一兜的球拎过来，“妈妈，你看，这是足球！这个最大！妈妈，你再看，这个，还有这个，这么多，还有……”他像要掏出最重要的宝物似的从袋子里掏出一个篮球筐，急急地去找他爸爸，让他快点将它安装上。

可可看着这忘恩负义的父子俩，满心的悲凉：都是我的亲人，怎么就这么轻而易举地被不相干的外人给夺走了呢？我付出的要比她多得多啊……

可可心慌了，好伤心啊，泪水控制不住地流出来，又偷偷地擦掉。

可可急切地投向妈妈，将这个可怕的陆春一股脑地向妈妈描述了一番，描述的时候儿子就在旁边饶有兴趣地玩着那些球，这使得可可有种被击败的感觉，不由得泪光闪闪。

儿子见状便抱着球，蔫蔫地走到姥姥身边偎依过去。

妈妈看着可可说：“我还没见过那么漂亮的人呢，有那么好嘛！我问问宝宝吧，他不是见过嘛。宝宝，你告诉姥姥，是你妈妈好看还是那个阿姨好看？”

“阿姨好看。”儿子没有任何迟疑地回答。

这让妈妈和可可一愣，两人互相交流着眼色，哑了半天。宝宝仰头观察着。

妈妈打破僵局又问：“那，阿姨哪儿好看呢？”

儿子用小手触着可可的手、手腕，又去指可可的头发说：“阿姨戴那么多好看的东西。”

可可已经控制不住了，脸已憋红，扭转身哭了起来。

“看你这点儿出息！在孩子面前这样，你看宝宝看你呐！”妈妈说。

可可偷眼看见儿子仰着的小脸儿，很难为情，吭吭地走向卫生间，拧开水龙头边洗边看着镜中的自己，一点都不喜欢自己，便更加的伤心难过。这时听见妈妈和儿子在那屋里正说着：“你是妈妈的宝宝，你要保护妈妈，不要让那阿姨把爸爸抢走，欺负妈妈，那样你就没有亲妈妈了。”

可可领着儿子到大志的画室，刚进入外室，儿子就挣脱开可可的手，跑进了里屋，可可也随着进来，大志没在，不知去哪儿了，但陆春在，正坐在里边的沙发上，她张开双臂迎着宝宝，“哟，宝宝来了！”

宝宝没过去，站住了，说：“狐狸精！”

可可吓了一跳，没敢吱声，看着陆春又看儿子。

陆春没听清，说：“你说什么？阿姨去给你找爸爸去啊！”

儿子又说：“你是狐狸精！”

陆春跑了出去。可可此时已听到大志的声音从陆春的办公室里传出来，儿子的话让她很意外，不过心里真是痛快。

四

深秋了，天很寒凉，说话都能看见哈气。

大志领着儿子，可可随后。大志说：“我带你们去一家新开的餐馆，是台湾的，不错，有各种口味的豆浆。”

“这家店面装修得挺怪的，你要不说来喝豆浆，我还以为是修车行或者是前卫酒吧之类的。”

这是一幢二层的粉色小楼，在二楼的一角，装饰着一辆破墙而出的轿车。

一家三口都驻足翘首观望了半天。

“走吧，快进去喝点儿热豆浆，太冷了。”大志催促着。

一进门厅就是浅黄色细密格子的隔断，既古典又现代，大志很熟悉地领着转向一侧，深入进去。这里的墙面都镶着玻璃镜子，玻璃镜子不是一整块的，而是像马赛克似的，因此投映到里边的物象都是一折一折的，而那些隔断投在里边就有循环往复错综复杂的感觉，在某个隔断里吃饭的

人也就因此显得异常的多，不知这里到底有多少人，总之很热闹。

大志突然站下，好像遇到熟人了。

儿子、可可跟随的惯性还没刹住，就被折回的大志顶到了。大志贴着可可能的脸说：“陆春也在这儿，和她的男朋友。我们再换一家吧。”

儿子、可可都赶紧转身，这时大志又拽住可可说：“去他妈的，咱们就在这儿吧。我又冷又饿，不行了。不过你们别和她打招呼！她刚才给我使眼色，不让打招呼。”

儿子、可可都点头。于是，跟着大志落座在陆春他们的斜对面。

可可背靠墙，镜子的魔幻影像顿时消失了，一下安静了许多，原来这里的空间并不大，人也不多。

陆春今天很普通，她梳着一条辫子，穿着黑呢子衣服，弓着背堆坐在那儿，看样子已经吃得很久了。她在她男朋友面前很安分，全然不同往日！

他的男朋友也穿件黑色衣服，很瘦小，不像想象的学艺术的蒙族人，倒像南方来的打工仔，也弓着背堆坐着。听大志说，陆春常常挨这个男朋友的打。

大志背朝他们坐，吃得有些底儿了，便悄悄对可可说：“他们这次谈得好，今年就有可能结婚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前几天在单位陆春说的。她告诉我们，说她男朋友打电话说要来，就谈结婚的事。”

可可能的内心很复杂，觉得陆春的男朋友外形像个无足轻重的小孩子，不可依靠，没有任何艺术气质，陆春却要挨他的打骂，真不般配，难怪她要来吸引大志。如果他们这次见面谈得成功的话，自己的婚姻也就会平静。但要是不能呢？可可又一次替他们祈祷，希望他们能尽早成婚。

大志一家子离开时，陆春他们依旧继续着。

陆春和她男朋友吹了。

大志很感慨：“这女孩子的命运啊……如果陆春嫁给那小子不得挨多少打！那一辈子就毁了！你嫁给我就知足吧！”

可可听了，心里很复杂，有一种隐忧。

可可又以第一时间告诉了妈妈。

妈妈全部听完后说：“又是陆春！陆春！妈妈都听烦了，你现在一点自我都没有！全部都陷进去了！”

可可很委屈，不敢做声，觉得自己真的是无可救药！

妈妈看着可可，停顿了一会儿，又说：“大志现在有自己的事业，很好。你也有自己的爱好哇，你有潜力，这一点妈妈早看到了，大志也看到了，不然他当初也不会找你。你现在应该把精力放在事业上，孩子由妈妈带，妈妈会全力支持你们的！你不要让大志把你落得太远啊，那样他会越来越看不上你的。当初他找你，那是那时的水平，你也年轻，女人的青春很容易就过去的，陆春也一样！只有事业靠得住，趁你现在还年轻，努力吧，这会儿还不晚。现在还有妈妈帮你，去吧！到时候，大志赶都赶不走，即便他离开你，你已有独立的事业了，什么都不惧怕。”

瘪塌塌的可可这会儿像充足了气的球，又振作起来，重又有了理想和希望。

可可重又拿起画笔，怯生生地开始了。画具与可可互相都很陌生，脑子里没有任何想法，笔在自己的手上很笨拙，指哪儿偏不打哪儿，可可真是恼怒。

大志在一旁忍不住地笑着：“我帮你画呀？”说着就拿过笔，非常得心应手地在画布上画起来。笔在他的手上就像施了魔法，那样富有弹性、韧性，线条该粗就粗该细则细，看着那么解渴。大志说：“瞧你画的这几笔，气急败坏的。我看你呀，还是好好照看孩子和我吧，把我伺候好了，什么都有了，都结婚了还想什么呀，我也不嫌弃你！”

五

可可决定回妈妈家，远离大志一段时间，潜下心来恢复绘画功夫，同时速读中外美术史等资料，备考。这个举动一直被大志讥讽，他替可可捏

一把汗的同时又怕丢了面子，便向陆春等同事说：“都有孩子的人了，好长时间又不摸画笔，真是异想天开！”

可可也真的在第一步报名时就出了问题。

在大志的讥讽下，可可对自己越来越没有信心，因此在单位开介绍信这一关就憋得团团转，如果去开，全单位就都知道了，考不上那真是太没面子了，怎么办？

可可一脸愁苦地来见大志，陆春和几位大志的同事都在。陆春说：“可可没问题的，那么聪明怎么连报名都报不上！嘿嘿嘿哈哈哈，是吧。”

那几位矮矮高高的同事表情各异，大志脸很红，很无奈，说：“那就别报了，报上了也考不上！”

可可已是泪水盈盈，浑身发热，头低得脖子都感到了疼痛。

矮同志说：“你就想想办法吧！试试呗，反正是报名，咱又不涉及毕业分配问题，报完名就拉倒了。我媳妇也是，想起一出是一出！”

大志找了艺校负责开信的朋友。在报名的最后一天最后一刻，那位招生办的老师对可可好一顿审视，她好像看穿了可可，但最后还是盖上了大印。可可可在内心里一个劲儿为她的善心祈祷。

可可仿佛又回到了学生时代，不过这回要比以前懂得刻苦了，因为太多的压力。正当可可利用业余时间反反复复地背着、一张张画着、一天天看着越来越接近临考日期的挂历时，突然感到身体无比的难受，开始以为上火了，后来竟然吃什么都吐，连喝水都吐！妈妈慌了，找来了大志，大志见状说：“真是多余！净整没用的！给谁看哪！他妈的，我上火死了！走吧，上医院看看！”

可可怀孕了。大志和可可站在大雪纷扬的街道上，听着来来往往车辆开过和刹车刺耳钻心的声音，彼此焦灼地对视着，欲哭无泪。

“唉，真他妈的，怎么这么倒霉！”大志已经厌烦至极。

可可看着他极其难看的脸子，心里发着狠狠的毒誓：我为什么要为他受这样的折磨，你看他那副德行，他的心早已飞到陆春那里了，对我已没有任何感情。等这一切过去，等着吧，我会像用刀子割瘤子一样把你割

掉，割掉所有痛苦，求神保佑我吧。还有，我一定要考上，必须成功，别无选择！

可可这回名正言顺地放假了。

躺在床上，努力地排除内心的愤怒、伤感、烦乱，闭目养神。

房间里很寒冷，阴暗。听到了门外钥匙碰撞铁门的声音，一股寒气吹进来，妈妈和三岁的儿子买菜回来了。

妈妈带着被寒气冻过的鼻音说：“宝宝，把门带严啊，妈妈怕冷！”

宝宝细声细气的童音说：“姥姥，我关严了！妈妈好像睡觉了。”

“是吗？”

“嗯，我从门缝里看见了。”

他们的声音从外间屋传来，可可听着，泪水刷地流到耳边。

“姥姥，你现在要做什么呀？”

“给妈妈做好吃的呀，妈妈病了，你都看见了，妈妈多难受啊……”

“姥姥，你现在又要做什么呀？”

“烧水。”

“给妈妈喝吗？”

“对。还给妈妈洗洗手擦擦脸哪。”

“姥姥！”接着传来了儿子稚嫩的歌声：“你太累了……也该歇歇了……”

可可躺在床上听到这歌声，笑了。此时，也传来妈妈的笑声，之后是亲吻宝宝的声音。

他们要进来了，宝宝一定要帮姥姥拿东西，姥姥拗不过，让他拿着脸盆架。妈妈端着盛好水的脸盆，他们笑盈盈地进来了。

可可觉得真是太对不住亲人了，腾地坐起来，万分感激地等待着。

“哎呀，这孩子可是宝贝呐，我今天去买菜，路可滑了，宝宝就成了我的小拐杖！”妈妈夸着。

宝宝此时仰着头，露出发黑的龋齿门牙，望着夸奖他的姥姥，他们彼此对笑着。妈妈穿着深蓝色拉绒的毛衫，深灰色毛裙子长及脚面，宝宝穿

黑灰色绣卡通图案的毛衣，扎在深蓝色棉裤的裤腰里，他们的脚上都穿着可可买的夸张的卡通动物毛绒拖鞋。妈妈的脸因忙碌而泛着红光，宝宝大概是因屋里冷，脸也红红的。他们此时的形象真好看！

可可的饭快吃完了，电话铃声突然响起，妈妈急忙跑出去接。

“可可，你得过去接电话，说是招生办的老师！”妈妈进来说。

可可急忙下地，妈妈在后边帮着她披上衣服。“会是什么事？上帝保佑我！”可可接起电话一听，是那位盖章的老师。忙问好，心跳得厉害。

那老师说：“要交同一底版的照片，你怎么交的？怎么眼睛往哪个方向瞅的都有哇！快点，把合格的照片在两点之前交来，否则你就报不上名了，啊，快点！这么不认真，这个学生！”

那是去年过年时在妈妈家照的一些生活照，当时画了较艳的妆。大志自从见到陆春以后，再看见这些照片就说：“真俗气！看你的口红那么红！衣服那么艳！”这回报名一下需要那么多照片，正好可可很讨厌这些照片，就分别剪成二寸的、一寸的，反正服装都是一样的，不注意就看得出来是否是同一底版的。

“那，现在怎么办？”妈妈问。

“只好给大志打电话，叫他快点帮我洗一版再送去吧！”

大志带着满头满身的雪来了，他火力壮，身上的雪迅速地化了，他就湿漉漉的，手通红的捋着湿发，掸着衣服，大脚踩了一地的黑鞋印，夹带着脏雪块，没有好声气地说：“我他妈的跟驴似的！”接过妈妈手里早已准备好的纸袋，转身咻的一声摔门而去。

妈妈和宝宝被气得、吓得都愣住了。躺在床上的可可肺都要炸了，骂道：“去吧，去找那个陆春吧！我给你们倒出来，谁还稀罕缠着你！”泪水肆意地流下。

六

文化课考试的日期终于到了。阳光已有春天的意思了，但依旧寒冷，也可能是面临考试的压力，所以这群人都缩脖耸肩的。